

一瞬间年华老去

□曾加

某天夜里十二点,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了一道非常有趣的、生活中的数学问题。这题目实在是太好玩了,我顿时两眼发光,饶有兴趣地拉上同好一起做到了第二天凌晨5点,最后实在架不住困意,只好暂时先睡了。有点遗憾的是,虽然我大致能猜到答案,但却一点证明的思路都没有。

中午我起床的时候,想起了那道题,我心中却产生了放弃的念头:虽然这道题很好玩,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能做出来,或许人们就没有发现解法呢?更何况,即使我做出来了,又能怎样?不过是一道对我生活毫无意义的数学题罢了……虽然那天是周日,但我还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,应该浪费不起那时间了……

在决定放弃的那一刻,我突然发现,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。

过去的我,在遇到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(比如好玩的数学题)时,一定会打破砂锅问到底,无论自己有多忙,是多么没思路,我一直会对它念念不忘,最终让自己逼

近真相。要么亲自解决这个问题,要么搞清楚是否有人解决了它,或是人类到底有没有解决它。

虽然那样的我看起来有点愣,但我心里清楚,正是对喜爱的事物狂热执着,让我显得与众不同,也使我在某种程度上比许多人更优秀。

但现在,在我最喜欢的东西面前,我竟然也开始退却了。我为自己的放弃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——工作太忙、问题太难,或是问题的解决对我而言并无意义……

我渐渐地开始不再因为好奇心去做一件事情,却开始在乎所谓的“效率”和“意义”。我知道,知难而退、懂得取舍、不钻牛角尖的我更像一个普通人或世俗意义上成熟的人,但却也明白,在我决定放弃的那一刻,我便不再是原来的我了。

当我们说一个人老了的时候,也许并不是指在身体机能上的老去,而是指,这个人不再拥有年轻人的心气。也许,我的老去,就发生在我放弃自己最喜欢事物的一瞬间。



不较劲

□海陵

人的衰老过程像温水煮青蛙,一点点,不知不觉的。直到有一天揽镜自照的时候,突然发现白头发已经多得数不过来了,真正地吓了一跳。日子怎么就这么不禁过,转眼间就奔六了,实在是有些不舍与不甘,于是像堂吉诃德般跟岁月的风车做着顽强的战斗。

头发白了可以染,然而染头发还真是麻烦,它不是件一劳永逸的事儿,白头发不断长出来,就得不停地染下去。到理发店染吧,等前伺后的,太费时间,也不太放心那个染发剂。自己在家染,又顾前不顾后,染得不均匀。于是,每次我都是驱车到南通姐姐家,让姐姐帮我染。刚染过头发,样子看上去减龄十岁,满心欢喜。可是没过多久,白头发又成片冒出来,黑少白多,芦花鸡似的,心情也随之变得沮丧。再染,再白,再染,再白……拉锯似的算是跟白头发杠上了,终于累到无力加无心。染发是治标不治本,“老黄瓜刷绿漆——装嫩”,装得太辛苦。不想继续下去了,一切顺其自然吧,终究是敌不过岁月的。

还有牙齿,人们形容某一事物年代之久远、陈旧,常有“老掉牙”之说。一边的两颗板牙,原先只是蛀了洞,补过之后恢复了功能,心中窃喜。谁料好景不长,渐渐牙洞里的填充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,薄薄的牙壁一点点地残破、掉落,终于最后一块独木

难支,彻底脱落。少了两颗牙,吃东西好不方便,就想着现在医学发达,能不能补救。听说有一种种牙的技术,但是一直迟疑着没有去做,也许潜意识里总觉得技术再怎么先进,假的毕竟是假的,一定也是有它的弊端的。少两颗牙就少两颗牙吧,该告别的再怎么不舍,终究是无奈。“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”,然而心态好则一切都好,留不住的就让它去吧。

整理鞋柜,翻出了几双被冷落的高跟鞋。多久没穿过细高跟鞋了?想当年……罢了,好汉不提当年勇。现在是关节炎发作起来,疼得爬个楼梯都费劲,穿高跟鞋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跟高跟鞋说拜拜,不再奢求什么高度与风度,选一双适合自己的平底鞋,舒服自在就好。到了这个年龄,该舍弃的就要勇于舍弃!

头发白了,牙齿掉了,步履不再矫健……那些曾经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了,真是匆匆太匆匆!既然留不住岁月,就坦然接受吧。一个人老不老不是只看头发的黑白,更重要的是,是否保持一颗年轻的心,这样的话又何必为岁月的流逝而伤感呢。

不跟白头发较劲,不跟牙齿较劲,不跟岁月较劲,让日子慢慢流,生活慢慢走。学着用生活的馈赠来塑造自己,做自己热爱的事,有一颗健康向上的心,让自己从容老去。

群昵称

□麦子李

十年前,我们几位退休老师组建了一个QQ群,那时各家都有孙辈上小学,需要辅导孩子作业,于是我们的群昵称叫“祖孙作业辅导群”。后来孩子们都上了中学,作业也不用我们辅导了,关键我们也辅导不了了,我们几个合伙终于解脱了,有大把时间出去玩,于是我们把群昵称改为“游山玩水”,那段时间群里三句话离不开户外运动,我们每周都出去爬山,本市风景区都逛遍了。

几年前,我们又建了微信群。王老师说她有一位同学老谭,是老年大学国画班的老师,她想拉他入群,但老谭说我们的群昵称听着像驴友群,他不想加入,为了吸引他进群,我们几个一合计,干脆将群昵称改为“水墨山水”,成功将老谭吸引进群。

老谭进群后改变了群聊画风,他爱往群里发他的字画,还喜欢群里讲一些绘画知识,我们被他洗脑,都进了老年大学国画班。我们画的画儿也常发群里让老谭指导,有时老谭还领我们出去写生,那些景点对我们而言都是轻车熟路,老谭渐渐被我们带得也爱上了户外运动。

前年我想拉发小翠荷加入我们的“水墨山水”群,她知道我们这个群都是画画的,说文化气息太浓,她不想加入。我在群里介绍了一下:翠荷做了一辈子裁缝,手巧,会做各种手工。刚说完,老谭便开口发言,提议将群昵称改为“手工作坊群”。

翠荷进群后,我们群里掀起了手工制作热潮,我跟着翠荷学做了好几个卡通抱枕,至于那些男群友,单靠夸奖翠荷手巧就“不劳而获”了翠荷的劳动成果,怪不得老谭那么支持翠荷进群呢。

到今天为止,我们的群昵称不知道改了多少次了,改一次就换一次群聊主题。群昵称虽说只是一个符号,叫啥都成,关键大家能聊得到一起、玩得到一块儿,互相学习互相帮助,这个群便有凝聚力。

平常家庭

□千江月

怀孕九个半月,搬进老公买的房子里,公婆已经在那等着我了。

公婆说他们才五十出头,在乡下也没什么事,正好帮我们带孩子。我怕住在一起产生摩擦,已经表示过很多次不用他们带娃,而且月嫂已经订好,但他们还是来了。

我开始休产假了。公婆跟我讲他们村里谁孝顺、谁一年到头不给父母钱花……我没说什么。

公公随时跟着我,怕有闪失。

我去交各种费用,公公跟着,发现费用真多。

我去取快递,公公跟着,发现我没乱花过钱,也没给自己添什么衣服化妆品,都是家里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东西。

我去超市,公公跟着,看到了现在城市里的肉价菜价。

我们闲聊到娃读幼儿园之前就有许多重大开销,奶粉、衣物玩具、看病、早教以及其他等等,他们感慨“两脚吞金兽”名不虚传。

婆婆身体不太好,我一次次带她上医院,做各种检查、买药从没犹豫过。

今年疫情之后,我老公上班更辛苦而且收入不增反降,但房贷雷打不动要还,生活开销越来越大……公公召集大家商量了一下,之后我上班、公公去打工、婆婆照顾孩子,一家人相依相伴,生活继续向前。